

Q INGSANGYU
JINQIAN

李丕菊 著

情殇与金钱



新华出版社

QINGSHANGYU
JINQIAN

李丕菊 著

情殇与金钱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殇与金钱 / 李丕菊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011-8561-0

I. 情…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578 号

情殇与金钱

著 者: 李丕菊

责任编辑: 孙红霞

装帧设计: 嘉海文化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561-0

定 价: 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87799919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10) 87798989 65473413



目 录

1	第一章
8	第二章
20	第三章
23	第四章
45	第五章
52	第六章
66	第七章
77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0	第十章
99	第十一章
112	第十二章
124	第十三章
135	第十四章



156	第十五章
177	第十六章
189	第十七章
196	第十八章
214	第十九章
227	第二十章
244	第二十一章
269	第二十二章
286	第二十三章
303	第二十四章
314	第二十五章
324	第二十六章
339	第二十七章
350	第二十八章
360	第二十九章
368	尾声



第一章

已经在德国发了财的祝勇先生，早就想衣锦还乡，看望已阔别了十多年的父母亲大人，无奈，诸多经营事宜缠身，总难以拔出腿来。

1993年秋的一天，在他打给他的好搭档、经营一条龙的龙头汪澜先生长途电话后，他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马上回国一趟！”

夫人段腊梅，闻听她的丈夫要回国会见汪澜先生，马上向丈夫表态，她也要回，带着孩子，去看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当汪澜从电话中得知，祝勇要亲自回国，以督促他尽快成婚，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知道，祝勇曾多次想回国，却总脱不开身。这次为了自己，他竟能不顾一切，甩开那缠在身上的诸项工作，他是多么看重自己，多么在乎自己，这是多么厚重的情谊。可是，他这突然回国，肯定会给他的经营及餐馆营业造成损失……

汪澜接电话后，马上放下手头工作，并约女秘书同去北京机场，去接他的挚友祝勇先生。

汪澜的秘书是妙龄女孩，她听厂长约她明日一同去接他的好友，内心由衷地高兴。

第二天两人都早早来到办公室。汪澜穿上了笔挺的深蓝色西服套装，女秘书穿的是墨绿色西服套装，足蹬白色半高跟皮鞋。



两人见到对方都穿得这么庄重，相视后，都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女秘书羞涩地低下了头。

沉默了片刻，汪澜微笑着道：

“他们是昨晚起飞的，十小时后，正是今日上午到达，我们过会儿就出发吧！”“好的。”女秘书悄声道。

当祝勇与汪澜在北京机场出口处相见时，祝勇双手一把抓住了汪澜的双臂，左看右看，然后说：“你好像一点也没变，还这么年轻，时光是怎么偷偷地从你身边流过去了呢？似乎一点痕迹也没留。你看我，都有点谢顶了。”说着，又双手摇了汪澜的双臂几下才放开。汪澜感慨道：

“一别十年哪！怎么能不变！”转脸向正笑吟吟地看着他们的女士道：

“祝嫂，你好！”又摸摸她身边站着的，已与母亲一般高的男孩的头，“噢，亮亮都长这么高了！”又转向身边的女秘书介绍道：“这是我的秘书陈慧惠小姐。”又向秘书指着他的挚友一家道，咱接的就是这一家。介绍之后，祝嫂和陈慧惠握手道：“我叫段腊梅。”说着，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陈慧惠，露出赞赏的笑容。

他们取完行李，放在汪澜的车后座，祝勇坐在汪澜的副驾驶位置上，另三人挤坐在后排。

祝勇的兴奋洋溢在脸上。一路上，只听祝勇不断惊讶道：“都有机场高速公路了！”“那么多高楼已拔地而起了！”“这原来的北京变化得简直得叫人难认了。各处都还在建筑，推倒的小楼残垣断壁，正在建着的高楼错落起伏，噢！十字路口横亘着立体交叉桥的桥坯……这简直像一场大战后，在迅猛地重建着的城市……”汪澜接着道：

“这真让人心潮澎湃，目不暇接呀！这就叫‘日新月异’。”





后排坐的三人，也随着他们的赞叹声，不时往窗外看着，亮亮感叹道：“这里的楼真高呀！”

当车驶入豪华大酒店的停车场，祝勇从车里出来后就仰头观看这酒店高大的楼房，且道：“这酒店的楼竟这么高！”沉思了一会儿又道：

“这么高级的酒店，五星级，能让普通人进入，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他们一行人踏上了迎宾红地毯，笑脸迎着他们的是几位穿着华丽旗袍的服务小姐。

当他们在服务员引领下，登上红地毯铺就的楼梯时，祝勇向偌大的、约容纳两百多人的大厅投上一瞥，客人竟是桌桌爆满。再往上走，第二层依然是座无虚席。他们来到三层。

听服务员说，在三、四层就餐都得预定。他们的房间是汪澜接到祝勇的电话后提前预订的。

他们进到了302房间，门旁是银白色衣架，两侧墙面是壮丽山河的风景画和万里长城蜿蜒起伏雄姿的国画。

服务员站在桌前问道：“你们是要方桌、长方桌，还是圆桌，这桌面是可变的。”

汪澜道：“要圆桌，象征着团圆！”

祝勇忙接道：“是团圆呀！这不仅是我俩久别重逢的团圆，还是两家……”话一出口，便戛然止住，埋怨自己，这嘴怎么这么没遮掩，人家还没结婚呢！

此时，汪澜和女秘书都红了脸，女秘书像要哭似的急忙低下了头。

祝勇忙改口：“对了，我们两方要在今天饭后开圆桌会议呢！对吧！汪弟！”

“对！不过咱得先点菜，祝兄，你点，喜欢吃啥点啥，咱俩



可从来没客气过呀!”汪澜附和道。

服务员递上一本书样的菜谱。祝勇接过后，道：“这菜谱都变成烹调书的样式了，还附有彩色图，噢！这么多种类！咱们都是长江以北的人吧？”说着朝女秘书瞧瞧，汪澜代答：“她也是。”祝勇又接着问道：“那点鲁菜，还是点晋菜呢？”

“点鲁菜，尝尝你们山东人的口味！你这山东大汉不反对吧！”

“好！就点鲁菜。”

在两人点菜时，小亮亮也凑了上去，自己挑了几样菜，祝勇认真记了下来。两位女士拉起了家常，陈慧惠问坐在她身边的段腊梅：“你们何时去的德国呀！”段腊梅说祝勇是十四年前，她是十一年前。陈慧惠惊讶着问：“这么长时间没回来过？”段腊梅说：“忙呀！总抽不出时间，忙忙碌碌的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段腊梅刚想问问陈慧惠是何种大学毕业的，这时汪澜将写好的菜单递给了祝嫂，祝嫂又递给陈慧惠，两人相视一笑道，“我们没意见。”

当十个菜陆续上齐后，亮亮叫道：

“这么多好吃的菜呀！”

祝勇指着菜盘一一说出了菜名，红烧蹄筋、四喜鱼卷、糖醋鲤鱼、菠萝古老肉、黄焖甲鱼、锅塌豆腐、葱扒海参、红烧海螺、凉拌海上鲜、陈醋螺头拌菠菜。祝嫂请服务员给大家斟饮料。汪澜说大家别客气，快动筷子，段腊梅见陈慧惠还不动筷，就给她用公用筷子夹了些菜。大家有说有笑边吃边聊着。

祝勇坐在汪澜旁，但他为了观察汪陈二位的实际关系，他与汪澜的椅子错开一段距离，他边吃着，边将目光在汪陈二位的脸上转来转去的。看来看去，脸上浮现阴云，心想，这哪是恋人关系，分明是刚经人介绍认识，还没有相恋呢！



汪澜看了祝勇一眼，似乎明白了祝勇沉默了的缘由，忙对祝勇道：

“祝兄，咱们这飞速发展的国家，有好多行业可投资呀！咱们曾纸上谈兵地确认，投资房地产好，你这次来，咱们再仔细考察一下，究竟往哪个行业投资好。不过，我已搞了一块试验田。”还没等汪澜说完，祝勇忙问：“什么试验田？”“是一座普通的宿舍楼，是我为我厂职工建的楼。回头我详细说给你听。”这一席话，将祝勇从沉思中引了回来，他忙道：“是呀！是得好好研究一下，但更要好好研究那个重大问题，否则，我不会放下所有工作，跑来面谈的，你可不能怠慢呀！”祝勇说的声音不高，其中的双关语，只有汪澜能明白，因为他们在电话中曾重点说过那个“重大问题”。

汪澜点头道：

“祝兄，我听你的，我好多事都是听你的，都证明了很对路，你放心。”又是双关语。两位女士默默地边吃边听着，段腊梅时而停止咀嚼，侧耳细听，陈小姐面色有点凝重地望了汪澜一眼。祝勇马上发现不能继续说下去了，就道：“大家多吃，别客气！”

祝勇见陈小姐最先放下筷子，段腊梅劝她再吃点，她说吃好了，祝勇起身离席，说去卫生间，悄悄扯了汪澜的衣襟一下，汪澜也起身紧跟着说：“我也去。”

他们来到走廊后，祝勇道：

“唉！你怎么那么介绍陈秘书呢！也不说点你们的秘密关系。当我说到‘两家’二字时，那女孩都像要哭了，你应说点什么才对。这女孩很不错，很像美兰。你还犹豫啥，你的热度不够呀！热度不够，我就得奉陪，我不见成效不会轻易回去的，你懂吗？”



汪澜笑呵呵地说：“我懂，只是我……我总也没什么感觉……不过，不过这回不会让你失望的。”“你都39岁了，还找什么感觉，我都替你着急了，快把美兰忘掉吧！”汪澜道：“可是，不那么容易呀！”“无论如何，这次你得听我的！”汪澜朝祝勇笑笑，“没问题，你快点去卫生间吧！”

当祝勇从卫生间出来时，见服务员把余款找给汪澜。祝勇道：“你真手疾眼快呀！”

二人回到座位，汪澜又站了起来，很郑重地面对祝嫂道：“祝嫂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的秘书是我母亲替我招聘秘书时，从诸多应聘者中挑出来的。我母亲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慧惠已在我身边工作三个多月了，她很能干，我很满意。我正准备着去拜见她的父母呢！”说着脸红红的，“就先说到这吧！”

段腊梅忙起身，面对陈小姐，陈小姐也忙起身，两人双手相握，段腊梅道：“陈慧惠，您很幸运呀！这汪澜可是世上最好的人哪！你们可真如天作合，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慧惠脸红红的，朝汪澜投过羞涩的一瞥，汪澜深情地朝她一笑，“对不起，慧惠，没事先与你打招呼，就冒昧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你不介意吧？”汪澜一声“慧惠”，只见陈秘书顿时面带红晕，越发白里透红，活像一朵艳丽的玫瑰花。

祝勇见汪澜的表述还可以，就提出另一个话题，道：“咱们的圆桌会议现在开始吧！我先表态，我将作为股东之一，加入你汪弟的任何投资项目。不过我相信，我只是个小股东。我知道，你一定是大于我几倍的大股东。”汪澜道：“不管大股东还是小股东，我们会齐心协力地干一番事业的。”

大家说笑一阵后，汪澜说：“我出去一下……”他刚迈步，祝勇一把将他拉住，“你当我是傻子，你的小算盘我早知道，咱可不住这么高级房间，咱们要用钱去赚钱呢！可别瞎浪费，走，



咱去找别的住处。”

他们找到了一处适宜的旅店，临分别时，汪澜将二哥事先买好的火车票交给了祝勇，并说，明早来接他们去火车站。

汪澜又驱车送陈秘书到她家楼下，临别时，他说：“慧惠，你若觉得我今天说的话对你的心思，就把那些话传达给你的父母吧！”慧惠下了车，朝他挥手告别，丢下一句话，“我会的。”并朝他会心地一笑。

祝勇先生为什么对汪澜的婚事如此忧心忡忡呢？但是，为什么对加入汪澜的投资项目却那么豁然放心呢？

这说来话长了。



第二章

当汪澜还只是一位十二岁的少年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中华大地。大哥汪海那时 21 岁，他是街道办厂的工人，二哥汪江和汪澜都是中学生，那时中学生都得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哥那时 16 岁，汪澜 14 岁。二哥下放到离家较远的村庄，汪澜下放到离家较近的青青生产队。

“只差一年。”母亲嘟囔一声。母亲埋怨父亲说：“汪澜若不是中学生，是不会下放的，都怨你让他早上一年学。”

汪澜父亲汪庆喜在市土特产公司工作。当他听到最小的儿子也要下乡，沉默良久道：“好在他的去处离家不远，咱们可以偷偷照顾他。”

第二天，父亲请了假，带着儿子，扛着行李，出发了。

小汪澜并没有感到不幸，他似乎觉得很好玩。他觉得好像是去远游。他去年曾随两位哥哥，参加哥哥学校组织的远足游玩。这次母亲说下放后要住在那里，他问那里会有好多小朋友吗？母亲说：“不知道。”这日，他蹦蹦跳跳地跟在父亲后边，还不时唱着歌：“东方红，太阳升……”迎着灿烂的朝霞，吸着清新的空气，他倍感心旷神怡。

休息一会儿，又往前行，汪澜望见了远山、白云，喧闹的城市已被抛在身后，眼前出现尚未收割的包米地、高粱地，被翻起的散发着清香气息的油黑的田地。

又休息一会儿，再往前走，菜社的茄子架、豆角架、西红柿



架……远望便像矮矮的一排排小屋般，蜿蜒延伸着，汪澜已看见菜社的人们忙碌穿梭在这一排排小屋中间……父亲这才说了第一句话：“你以后也要像那些人似的忙碌于茄子、豆角、西红柿、大白菜之间了。可是，儿子呀！一定别忘了念书，回头，让你妈给你拿些书来。”停了一会儿又道：“儿子呀，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学习文化，有了知识，将来才会有希望。”

汪澜来报到的生产队，是专门种植蔬菜供应城市人需求的。当他们远远看见那整齐排列着的大瓦房，那缕缕炊烟从房上升起时，父亲心里涌出欣慰之情。这是个不穷的生产队，汪澜在这里大概不会挨饿受冻。

在整整齐齐的房舍前方，是一望无边的菜田，朝阳给绿油油的蔬菜，给忙碌的人们铺撒着金纱般的纱帐。鸟儿在远处大树的高枝上叽叽喳喳，唱着晨歌。父子两人边奔向正等在村边的队长，边欣赏着这美丽的农村风光。父亲脸上展现了笑容，他加快脚步，走向生产队长，队长也快步迎了上来，一把将父亲肩上的行李拿在手中道：“很累了把！快到我家休息一下，吃点什么……”

“不用了，早起我们已吃过了，谢谢您还来接我们。”

生产队长领他们到自家，请妻子给父子两人倒了开水，自我介绍说：“我叫陈浩，我已当十年队长了。我们这个队，生活还是不错的，你放心，这孩子不会受委屈的。”说着，低下头看看只到自己胸口高的孩子，“他多大了？”父亲说：“虚岁14，周岁13。”生产队长摸摸孩子的头，他见汪澜白白净净，虎头虎脑，很可爱的样子，惋惜地道：“这孩子看上去是个念书的料，可是……不过……到我们这里练练劳动本领，也是有好处的……”父亲忙接茬道：“是的，是的，陈队长，让您费心了，这孩子我就交给您了，您别客气，常管教他，让他成材。”



队长的四个孩子，都围着他们看着，大孩子是女孩，正准备背书包上学。汪澜看着她背着书包的背影，露出很羡慕的眼光。父亲见儿子愣愣地看着背书包的女孩，心里一阵酸，忙道：“队长，我不再打搅了，过些天再来看您。”说完，也忘了嘱咐汪澜几句，就匆匆走了。他大概是怕自己落泪吧！

队长很客气地与父亲挥手告别，又对汪澜道：“走吧！我送你去干活。”

父亲却走到村头又停住了脚步，望着汪澜跟在队长身后，走向菜地边的池塘样的地方，那里正有两个孩子在干活……父亲很想去看看汪澜第一次干的什么活，可是，他怕队长不高兴，在那儿望了半天，才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去。

队长领汪澜来到两个孩子面前，说，“这是从城里下乡来锻炼的汪澜，你们可不要欺负他，得教他干农活。”又对汪澜说：“你跟我来，我先送你到你的住处，我过会儿得去公社开会。你在大家都吃中午饭时，去我给你找的那家吃饭。走。”

队长又回家取来汪澜的东西，领汪澜进了一个院内，这家的房子是土坯筑成的。这老两口，无儿无女，盖不起大瓦房，这周围的围墙还是老两口十年前围起来的。院内无鸡、无鸭、无狗、无猪，是村里最贫穷之家。队长怕汪澜的父亲难过，没当他面领汪澜进这家之门。

陈队长对正坐在炕沿上的老两口道：“这孩子从今天起就住、吃在你们这里。他的口粮由队里送来，吃的菜，你们可以到队里或地里管够拿，不必记账。”

老两口一听吃菜不记账了，心里非常高兴。老太太从炕沿上站起身，走到正站在屋子中央的汪澜身旁，道：“这孩子这么白白净净，下地干活白瞎了。”老太太又是问年龄，又是摩挲汪澜的头，“这么大的城里孩子来干活，队长，可别累坏他呀！”队



长道：“看样子，你很喜欢他呢！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然后，对汪澜说：“走！我送你去干活。”汪澜拖着疲倦的双腿，远远地紧跟队长。队长人高马大的，迈一步顶汪澜迈两步。队长走到两个孩子干活的地点，站下，回头看汪澜，见他像个小孩刚走路的样子，一步步地移动着。那两个孩子放下了手中的活，也循队长所望之处张望着。一个说：“走得这么慢，还能干活？”另一个说，“城里的孩子都不会干活，也不愿干活！”队长说：“就是让他来学会干活的。”

汪澜边走边用手捂着鼻子，心想，怎么这么臭呢？原来两个孩子正在臭气熏人的粪堆边干活呢！队长见他捂着鼻子就说：“汪澜，从现在起，你就别捂着鼻子了，这臭味闻惯了就不觉臭了。现在，你和他俩一起，将这些粪块捣碎。”不一会儿给汪澜送来一个簸箕，一把铲子，又说：“你就学着他们的样子干吧！该休息时和他们一起休息。”说完就走了。

这些大粪块是堆在一个大坑旁边的。队里有人专赶着粪车去城里淘厕所。当直径1.5米长、2米高的粪桶装得多半桶时，拉回队里，打开闸口，将桶内的大粪通过管道，倒入粪坑内。坑边有很多人往坑内倒土，让粪和土很好地混合，借夏日的高温，使粪发酵，沤一段时间后，再挖出来，就是好肥料。

汪澜哪里知道这带臭味的土块能使菜苗茁壮成长，他还傻愣地站着看两个男孩两手麻利地将硬块捣碎装入簸箕里。一个男孩说：“别站着呀？像我们这样干！”另一个男孩道：“你若老站着，不干活，队长记分时，嫌活干得少，给分少，我们会跟着你吃亏的，你若再不干，我可要打你啦！”说着，放下手中的小铲子，挥挥拳头，咧咧嘴，奔汪澜来了。汪澜见状赶紧从地上拿起小铲子，也想坐在地上，可是，自己的裤子是干净的，坐在这带臭味的地上，这怎么行。他俩的裤子那么脏，当然可以坐在地上



了。他四周转着眼珠，想找可坐在上面的垫物，石块或者砖头，无奈各处都光秃秃的，尽是土地。那站起身的男孩见汪澜拿起铲子，他又坐回自己的地面上，见汪澜还不想坐下，他又起身来教训汪澜，汪澜见他又奔自己来了，也不顾地上是否干净，赶忙坐了下来，学着那两个男孩，拿一块粪块敲碎，收入敞口簸箕内。

可是，他干得非常慢。不一会儿手酸了、腰痛了、放下小铲子，站了起来。这时，队长来看他们，一眼就瞧见这孩子不会干活。“怎么样？小家伙！”说着，拿起小铲子给他做示范。汪澜赶紧拾起小铲子，照队长做的样子，干了起来。快到中午时，汪澜握小铲子的手已起了泡，腰酸腿痛，坐在地上起不来了。那两个男孩早已起身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队长走过来，把汪澜从地上拉了起来，亲切问道：“累吧？”

汪澜站起来，腿已麻木，险些跌倒。他抬眼望望队长问道：“弄这么臭的土块干什么用呢？”队长笑笑说：“用它给菜加养料呀！以后你就会慢慢明白了。小菜苗要靠这些臭土来增加养料，就像人要吃饭吃菜一样。”

这时走过来的人中有人道：“城里的孩子呀！什么也不懂。”

汪澜有点渴，问队长，到哪里能喝点水呢？队长用手指指，像土堆又像小山冈的方向，“那里有两个水桶，去喝吧！”汪澜拖着麻木的双腿，走向那个土包，来到水桶旁。一只水桶已只剩桶底部有点水，另一只还有半桶水，浮在水面上的水瓢大概是用来说水的。他拿起瓢，舀了半瓢水，喝了几大口。见队员都纷纷回家吃午饭，他也回到两位老人的那个家。老太太见他回来，打开锅，拿起盛有两个黄色饼子的碗，说：“饿了吧？快趁热吃，我还没得闲去地里拿菜。晚上就有菜吃了，先吃这包米面饼子就着咸菜吧！”汪澜拿起那硬邦邦的黄饼子，费了好大劲才吃了半个饼子，就不想再吃了。他觉得肚子不舒服。但听到梆声响起，